

## 那留在记忆中的童趣哟

张坤

在不经意间我们总会发现那逝去的日子越来越多了。逝去的岁月在我们心中沉淀为记忆，而记忆无论是苦涩或是甜蜜，都变成我们内心的一种财富，让人在夜阑人静时反复咀嚼。常常在不经意间，时光之水会倒流而至，将我们淹没。这成为挽留我们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。或许是因为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，也或许是童年“不知愁滋味”的天真乐趣更适合回味吧，“童年”成为一种情结，童趣成为作家笔下常见的题材。让我们跟随着不同作家对童年的追忆、憧憬、描绘……去领略丰富多彩的童年，感受童真童趣，或许，文中的某一人物、某一情景会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之弦，令我们心驰神迷！

童年是应当尽情的玩耍的时候。著名作家周作人说“我近来很感到儿童剧的必要。”周作人深深体会到儿童游乐中，文学熏陶美育的重要性，“这个理由，只要回想自己儿时的经验便可明白了。”他在《儿童剧》一文中回忆起十二岁时往三味书屋读书时候的事情。周作人的家到私塾隔着的十户人家中，有个养着一只山羊的头大身矮的主人，私塾里有个身长头小比例不和谐的同学，还有一个吸鸦片的耸着两肩的长辈。他们都是些身体有异样、不协调的人，孩子对于异常的形象是很敏感、好奇的，于是周作人和玩伴们便把他们拿来戏剧化，在院子里扮演日常的童话剧。虽然是随意的嬉戏，但却“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，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”，很令人怀念。周作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游戏中，深感缺憾，他希望“有美而健全的儿童剧本出现于中国”，能使现在的孩子在院子里扮演浪漫的故事，享受他们应得的快乐。

除了儿童剧之外，周作人也关注儿童的玩具，在他的个人回忆中，“不曾弄过什么好的玩具”。他认为：“玩具本来是儿童本位的，是儿童在‘自然’这学校里所用的教科书与用具。”他的儿童观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，“儿童本位”的提出，对儿童的发现作了最好的注解。而童心的驱动，更让他欢悦，“我们如能对一件玩具发起一种近乎那顽童所有的心情，我们的生活便可以丰富许多。”玩具做给孩子玩乐，然而大人也不是不可以

玩的。他倡导成人也怀着童心去接近玩具，增添生活的乐趣。

孩子的特点是好奇心强，求知欲旺。贾平凹在其散文代表作《月迹》中，开篇就道出了孩童好奇心强，求知欲旺的特点：“我们这些孩子，什么都觉得新鲜，常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。”接着细致地写了孩子们“盼月”和“赏月”的情景。作者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月光的娇美，也写出了孩子们对月亮的热爱及他们天真好奇的性格。他们追逐月亮的踪迹，追到了院里，发生了谁拥有月亮的争执，描写了孩子们想要得到它的急切心情。“月亮里，地该是银铺的，墙该是玉砌的，那么好个地方，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。”作者对童心的描写传神而又逼真。随着奶奶出来倒酒、喝酒，证明“月亮是每个人的……”接着是他们又在院内、院外、河船、河的上湾、下湾，以及同伴眼睛里，全都发现了月亮，于是恍然大悟：“月亮竟是这么多的：只要你愿意，它就有了哩。”表现出孩子们为了得到月亮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。最后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爱美的心理都得到满足，便甜甜地睡去了。

童年时代，再也没有比那自由快乐的玩耍那样让人念念不忘了。萧红在《祖父的园子》中，重点写了自己在“祖父的园子”里自由自在的嬉戏生活。“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。祖父戴一顶大草帽，我戴一顶小草帽；祖父栽花，我就栽花；祖父拔草，我就拔草。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，我就在后边，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地溜平。其实，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。有时不但没有盖上菜种，反而把它踢飞了。”“我”跟随祖父做着看似相同实则完全不同的游戏的内容，祖父是劳作，而“我”不是真正的劳作，是“乱闹”。至于摘黄瓜、追蜻蜓、采倭瓜花、捉绿蚂蚱，更是孩童的游戏了。“我玩累了，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。”“我”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自由的，祖父没有批评，甚至没有一丝责怪，是完全理解甚至是赞同的。祖父给与“我”足够的宽松氛围，让“我”自由快乐的，不光是祖父的园子，更有慈爱的祖父。祖父允许孩子随便玩闹，对孩子倾尽了爱心和耐心，祖父给了“我”心灵的自由，他的爱放飞了“我”孩



子的天性，在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，才有了孩子自由、快乐而又幸福的童年。

有些女作家描写童年的趣事，那更是细腻。女作家林海音端午缠粽子是最富童趣的。林海音在《我的童玩》中讲述了幼时用丝线缠粽子的游戏。用丝线缠粽子，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。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，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。“配色最使我快乐，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。粽子缠好后，下面做上穗子，也许穿上几颗珠子，全凭自己的安排。”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，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，有的送人，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。同时做的还有香包，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、菱形、方形，缝成小包，里面装些香料。穿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，挂在衣服上，走来走去，美不唧唧的。这样的端午节，充满了无限的乐趣。

在有些作家笔下，童年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却不失乐趣。宋学孟在《柳叶儿》中，描写了童年的“我”在饥荒岁月，上树爬高、抢柳叶儿、吃柳叶儿的乐趣，书写了对柳叶儿的特殊感情。“我就两脚一甩，鞋飞出去，猴一样‘噌噌’地一直爬到最高点，爬到底下人越

是不让上、越是嚷着危险的那根枝上去，抱住树枝，哗哗地摇，摇得我自己的身子随着树枝弹过来，摆过去，摇得底下人一个劲地喊叫，一片惊慌，才得意洋洋地溜下树来。”这里描写爬高的一连串动词：甩、飞、爬、抱、摇、摆、溜，写出“我”的淘气。文中写道，“天蒙蒙亮”就去抢摘柳叶，“脚丫子猛地踩到冰凉的硬地上，牙齿都咯嘣嘣响。我赶紧把裤带勒紧，手上吐口唾沫，抱住树干，缓一缓劲，便腾腾地爬上去。衣服扣子开了，肚皮蹭着了树干，凉飕飕的。树上的露珠滴进脖子，滚下去，通身又是一阵阴凉”。可见，折柳叶儿并不是令人舒服的差使。而“柳叶儿”吃起来也并非不可口，“苦中略带些涩味”。文中所说的“乐”只是儿童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心理，童年的我的确是感到“乐”，但这“乐”却是“苦中略带些涩”，最多也只能说是苦中取乐而已。

每个人的童年经历都有所不同，每个人的童趣也各有特色。但是每当我们捧读作家笔下这些充满童真童趣的作品时，我们那仿佛远去的美好童年时代又回到了身边……

## 疫情中的心境

邹少男

遭受新冠病毒肆虐已经两年，我却对经历两个红枫叶染满深秋时的感受很不相同。

2020年1月底，新冠病毒来势汹汹，我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。失去每周三次去老人活动中心跳舞的快乐；被阻止每周一次与渔友们操舟在河面上，挥杆与鱼儿周旋的洒脱；取消了每年一次国惬意游览的计划。一时间，沉闷压抑的阴霾笼罩心头。州长“居家令”下达后，犹如雪上加霜。不过“居家令”，毕竟还有外出购物、加油的自由。

哪知就这点小自由好景不长。女儿担心我俩在老年公寓会染上病毒，几次催促我俩到她家去住。我明知这一去外出就

会受限，于是以我们有全套的预防措施，何况公寓没有疫情等托词回应。戏剧性的是怕什么还真来什么，一天公寓真的发生了疫情。无奈，只好蹬车一溜烟儿跑到女儿家。一到女儿家，就被免去购物的职责，也体会到女儿落实州长的“居家令”是认真的。

想外出是彻底没门了。活动范围内是楼上楼下地下室，室外是后院阳台、草地、前院草地、车道。想回公寓取点东西，也延迟到20天后，利用早晨人们起床前快去快回。

终于熬到6月上旬，州长“居家令”到期，我俩才小心翼翼地趁外面来往人流稀少时，跑出去溜达一会儿，吐吐闷气。在公寓

的防疫形势好转，防范措施也到位时，我们才于10月底回到了公寓。

身置久违的公寓，像服用一剂妙药，心情立即阳光起来。特别是看到公寓大院四周的枫树叶，纷纷的脱下绿衣，换上耀眼的红衣，色彩斑斓，恰似一幅动态的织锦。触景生情，于是一篇文稿《深秋的红枫叶》，随着电脑按键的跳动，应运而生，并在多家中文报纸上刊出。这是九个月以来第一次涌现出的也是短暂的愉悦心情。

转眼间，又到枫叶正红时。虽然还是那些枫树，还是那些枫叶，还是那样的火红，但我却已经没有了欣赏此景的闲情逸趣，甚至连多看两眼都懒得去做。我自己也

感到奇怪，同在瘟疫中，同样的沉闷压抑，同是金秋时节，并且疫情已有所缓解，行动限制有所放宽，心情怎么与愉悦兴奋就无缘了呢？细想也很正常：瘟疫肆虐长达两年至今仍看不到尽头，人们脸上老是扣着口罩这一鲜明的疫情标记，与沉闷压抑的心境紧密关联，此乃是大环境下必然的产物。即便偶尔冒出点精神振奋，也仅仅是瞬间一个小小插曲，仅此而已。真正的精神振奋，心情阳光，唯有在疫情离去，正常生活回来的时候。

祈盼疫情快点离去，正常的生活快点回来。

2021年11月2日

